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中风月/陈忠实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7. 8

(西部羊皮书·小说系列/徐春萍主编)

ISBN 978-7-80186-720-9

I. 关...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9855 号

关中风月——西部羊皮书/小说系列

作 者:陈忠实

出 品 人:祝君波

主 编:徐春萍

策 划:张 晶

责任编辑:范文渊

装帧设计:荣成设计

责任印制:周 勇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280 千

印 张:13.5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720-9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西部的秘密

徐春萍

站在沿海的地平线上，回望辽阔的中国腹地，西部在许多东部人的认知里仍是陌生的存在。我们可以津津乐道一个星期前在纽约的一个泡沫剧、一场时装秀，但对在地势渐渐高远的山后面另一种国情、另一些人生心怀隔膜。或许，我们也不太愿意了解。一个东部人关于中国西部的印象往往建立在一些奇怪偏执的概念之上，譬如沙漠，甚至驼铃，譬如苦难、荒芜。西部的面容是模糊的沉默的大多数。那山、那水、那人，构成了西部的秘密。

今天，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前提之下，经济水平不能成为衡量一种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个东部人不那么自以为是，抱有肤浅的偏见，那么他会看见、听见、感受到另一些气质的文化风情。因为边缘，西部保持了斑斓多彩的人文；因为海拔，西部的山川依然传递着远古的气息。在全球化潮流中，在市场化、城市化和殖民化大力推广西方现代文明经验的进程中，在倡导文

化多元纷呈的当下，西部的审美是独特的、珍贵的，也是丰厚的。西部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激情。

我们为何要把眼光投向西部？投向那些反差巨大的文化形态？投向那片遥远陌生的土地？还因为，西部的秘密里包含了我们自身的秘密，对西部的探求也是对我们自身的探求。在一种差异性的参照中，你会在熟视无睹中发现，在冷漠无知中苏醒，并在发现和苏醒中看到前世今生的印痕。有许多人离开喧嚣，往西走，走近高山和湖泊，走近那些不知名的花草，走向离天更近的云层，停一停、静一静、想一想。生活在别处，或者说，意义在别处。

在遥远的年代，西部的藏人把文字写在羊皮上流传。洁白的羊皮承载着传说中智慧的启示和历史的密码。关于西部的山川日月，关于西部的心灵故事，我们想象，我们感受，在今天象征性的“羊皮纸”上。我们希望，这套“西部羊皮书”能从文学、地理、历史、民俗等多方面传达那片土地上的风土物情和人文景观，多一些审美的视角、多元的探求和思索的沉淀。它是独特的也是广泛的，是深度的也是可读的。

在路上，在天边。让目光抵达远方。

目 录

李十三推磨	1
日子	18
作家和他的弟弟	29
腊月的故事	39
马罗大叔	64
害羞	81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102
桥	118
轱辘子客	138
舔碗	150
猫与鼠,也缠绵	164
关于沙娜	182

娃的心 娃的胆	
——三秦人物摹写之一	198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三秦人物摹写之二	212
康家小院	228
四妹子	290
后记 在原下感受关中	412

李十三推磨

“娘……的……儿——”

一句戏词儿写到特别顺畅也特别得意处，李十三就唱出声来。实际上，每一句戏词乃至每一句白口，都是自己在心里敲着鼓点和着弦索默唱着吟诵着，几经反复敲打斟酌，最终再经过手中那支换了又半秃了的毛笔落到麻纸上的。他已经买不起稍好的宣纸，改用便宜得多的麻纸了。虽说麻纸粗而且硬，却韧得类似牛皮，倒是耐得十遍百遍的揉搓啊翻揭啊。一本大戏写成，交给皮影班社那伙人手里，要反复背唱词对白口，不知要翻过来揭过去几十几百遍，麻纸比又软又薄的宣纸耐得揉搓。

“儿……的……娘——”

李十三唱着写着，心里的那个舒悦那份受活是无与伦比的，却听见院里一声呵斥：

“你听那个老疯子唱啥哩？把墙上的瓦都蹭掉了……”

这是夫人在院子里吆喝的声音，且不止一回两回了。他忘情唱戏的噪音，从屋门和窗子传播到邻家也传播到街巷里，人们怕打扰他不便走

进他的屋院 却又抑制不住那勾人的唱腔 便从邻家的院子悄悄爬上他家的墙头 有老汉小子有婆娘女子 把墙头上掺接的灰瓦都扒蹭掉了。他的夫人一吆喝 那些脑袋就消失了 他的夫人回到屋里去纺线织布 那些脑袋又从墙头上冒出来。夫人不知多少回劝他 你爱编爱写就编去写去 你甬唱唱喝喝总该能成嘛！他每一次都保证说记住了再不会唱出口了 却在写到得意受活时仍然唱得畅快淋漓 甬说蹭掉墙头几页瓦 把围墙拥推倒了也忍不住口。

“儿……啊……”

“娘……啊……”

李十三先扮一声妇人的细声 接着又扮男儿的粗声 正唱到母子俩生死攸关处 夫人推门进来 他丝毫没有察觉 突然听到夫人不无厌烦倒也半隐着的气话：

“唱你妈的脚哩！”

李十三从椅子上转过身 就看见夫人不愠不怒也不高兴的脸色 半天才从戏剧世界转折过来 愣愣地问：“咋咧吗？出啥事咧？”

“晌午饭还吃不吃？”

“这还用问 当然吃嘛！”

“吃啥哩？”

这是个贤惠的妻子。自踏进李家门楼 一天三顿饭 做之前先请示婆婆 婆婆和公公去世后 自然轮到请示李十三了。李十三还依着多年的习惯 随口说：“黏(干)面一碗。”

“吃不成黏(干)面。”

“吃不成黏(干)的吃汤的。”

“汤面也吃不成。”

“咋吃不成？”

“没面咧。”

“噢……那就熬一碗小米米汤。”

“小米也没有了。”

李十三这才感觉到困境的严重性，也才完全清醒过来，从正在编写的那本戏里的生死离别的母子的屋院跌落到自家的锅碗灶堂之间。正为难处，夫人又说了：“只剩下一盆包谷糝子，你又喝不得。”

他确凿喝不得包谷糝子稀饭，喝了一辈子，胃撑不住了，喝下去不到半个时辰就吐酸水，清淋漓的酸水不断线地涌到口腔里，胃已经隐隐作痛几年了。想到包谷糝子的折磨，他不由得火了：“没面了你咋不早说？”

“我大前日格前日格昨日格都给你说了，叫你去借麦子磨面……你忘了，倒还怪我。”

李十三顿时就软了，说：“你先去隔壁借一碗面。”

“我都借过三家三碗咧……”

“再借一回……再把脸抹一回。”

夫人脸上掠过一缕不悦，却没有顶撞，刚转过身要出门，院里突响起一声嘎嘣脆亮的呼叫：“十三哥！”

再没有这样熟悉这样悦耳这样听来让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感觉到快乐的声音了，这是田舍娃嘛！又是在这样令人困窘得干摆手空跺脚的时候，听一听田舍娃的声音，不仅心头缓过愉悦来，似乎连晌午饭都可以省去。田舍娃是渭北几家皮影班社里最具名望的一家班主，号称“两硬”班子，即嘴硬——唱得好，手硬——耍皮影的技巧好。李十三的一本

新戏编写成功，都是先交给田舍娃的戏班排练演出。他和田舍娃那七八个兄弟从合排开始，夜夜在一起，帮助他们掌握人物性情和剧情演变里的种种复杂关系，还有锣鼓铙钹的轻重……直到他看得满意了，才放手让他们去演出。这个把他秃笔塑造的男女活脱到观众眼前的田舍娃，怎么掂他在自己心里的分量都不过分。

“舍娃子，快来快来！”

李十三从椅子上喊起来站起来的同时，田舍娃已走进门来，差点儿和走到门口的夫人撞到一起，只听咚的一声响，夫人闪了个趔趄，倒是未摔倒，田舍娃自己折不住腰，重重地摔倒在木门槛上。李十三抢上两步扶田舍娃的时候，同时看见摔撂在门槛上的布口袋，咚的沉闷的响声是装着粮食的口袋落地时发出的。他扶田舍娃起来的同时就发出诘问：“你背口袋做啥？”

“我给你背了二斗麦。”田舍娃拍打着衣襟上和裤腿上的土末儿。

“你人来了就好——我也想你了，可你背这粮食弄啥嘛！”李十三说。

“给你吃嘛！”

“我有吃的哩！麦子豌豆谷子包谷都不缺咯！”

田舍娃不想再说粮食的事，脸上急骤转换出一副看似责备实则亲畅的神气：“哎呀我的老哥呀！兄弟进门先跌个跟斗，你不拉不扶倒罢了，连个板凳也不让坐吗？”

李十三赶紧搬过一只独凳。田舍娃坐下的同时，李夫人把一碗凉开水递到手上了。田舍娃故作吁叹地说：“啊呀呀！还是嫂子对兄弟好——知道我一路跑渴了。”

李十三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妻子说：“快，快去擀面，舍娃跑了几

十里肯定饿了。今晌午啣黏(干)面。”

夫人转身出了书房,肯定是借面去了。她心里此刻倒是踏实,田舍娃背来了二斗麦子,明天磨成面,此前借下的几碗麦子面都可以还清了。

田舍娃问:“哥地,正谋算啥新戏本哩?”

李十三说:“闲是闲不下的,正谋算哩,还没谋算成哩。”

田舍娃说:“说一段儿唱几句,让兄弟先享个耳福。”

“说不成。没弄完的戏不能唱给旁人。”李十三说:“咋哩?馍没蒸熟,揭了锅盖跑了汽,馍就蒸成死疙瘩了。”

田舍娃其实早都知道李十三写戏的这条规矩,之所以明知故问,不过是无话找话,改变一下话题,担心李十三再纠缠他送麦子的事。他随之悄声悦气地开了另一个话头:“哥呀,这一向的场子欢得很,我的嗓子都有些招不住了,招不住还歇不成凉不下。几年都不遇今年这么欢的场子,差不多天天晚上有戏演。你知道咯——有戏唱就有麦子往回背,弟兄们碗里就有黏(干)面啣!”

李十三在田舍娃得意的欢声浪语里也陶醉了一阵子。他知道麦子收罢秋苗锄草施肥结束的这个相对松泛的时节,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每个大小村庄都有“忙罢会”,约定一天,亲朋好友都来聚会,多有话丰收的诗蕴,也有夏收大忙之后歇息娱乐的放松。许多村子在“忙罢会”到来的前一晚,约请皮影班社到村里来演戏,每家不过均摊半升一升麦子而已。这是皮影班社一年里演出场子最欢的季节,甚至超过过年。待田舍娃刚一打住兴奋得意的话茬,李十三却眉头一皱,眼仁一聚,问:“今年渭北久旱不雨,小麦歉收,你的场子咋还倒欢了红火咧?”

“戏好嘛!咱的戏演得好嘛!你的戏编得好嘛!”田舍娃不假思索张

口就是爽快的回答：“《春秋配》、《火焰驹》一个村接着一个村演，那些婆娘那些老汉看十遍八遍都看不够，在自家村看了，又赶到邻村去看，演到哪里赶到哪里……”

“噢……”李十三眉头解开，有一种欣慰。

“我的十三哥呀，你的那个黄桂英，把乡下人不管穷的富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看得迷格登登的。”田舍娃说，“有人编下口歌，‘权当少收麦一升，也要看一回黄桂英’。人都不管丰年歉年的光景咧！”

说的正说到得意处，听的也不无得意，夫人走到当面请示：“话说完了没？我把面擀好了，切不切下不下？”

“下。”李十三说。

“只给俺哥下一个人吃的面。我来时吃过了。”田舍娃说着已站立起来，把他扛来的装着麦子的口袋提起来，问：“粮缸在哪儿，快让我把粮食倒下。”

李十三拽着田舍娃的胳膊，不依不饶非要他吃完饭再走，夫人也是不停嘴地挽留。田舍娃正当英年，体壮气粗，李十三拉扯了几下，已经气喘不迭，厉声咳嗽起来，长期胃病，又添了气短气喘的毛病。田舍娃提着口袋跳进另一间屋子，揭开一只齐胸高的瓷瓮的木盖儿，吓了一跳，里边竟是空的。他把口袋扛在肩上，松开扎口，哗啦一声，二斗小麦倒得一粒不剩。田舍娃随之把跟脚过来的李十三夫妇按住，扑通跪到地上：“哥呀！我来迟了。我万万没想到你把光景过到盆干瓮净的地步……我昨日格听到你的村子一个看戏的人说了你的光景不好，今日格赶紧先送二斗麦过来……”说着已泪流不止。

李十三拉起田舍娃，一脸感动之色，不无羞愧：“怪我不会务庄稼，

今年又缺雨 麦子长成猴毛 碌碡停了 麦也吃完了……哈哈。”他自嘲地撑着仰头大笑。夫人在一旁替他开脱：“舍娃你哭啥嘿？你哥从早到晚唱唱喝喝都不愁……”

田舍娃抹一把泪脸 瞪着眼说：“只要我这个唱戏的有的吃 咋也不能把编戏的哥饿下！我吃黏(干)面决不让你吃稀汤面。”随之又转过脸，对夫人说：“嫂子 俺哥爱吃黏(干)的汤的尽由他挑。过几天我再把麦背来。”

田舍娃抱拳鞠躬者三，又绽出笑脸：“今黑还要赶场子，兄弟得走了。”刚走出门到院子里，又折回身：“哥呀！我知道你手里正谋算一本新戏哩！我等着。”

“好！你等着。”李十三嗓门亮起来。说到戏，他把啥不愉快的事都撇开了：“有得麦吃，哥就再没啥扰心的事了。”

李十三和他的夫人运动在磨道上。两块足有一尺多厚的圆形石质磨盘，合丝卡缝地叠擦在一起，上扇有一个小孩拳头大小的孔眼，倒在上扇的麦粒，通过这只孔眼溜下去，在转动着的上扇和固定着的下扇之间反复压磨，再从磨口里流出来。上扇磨石半腰上捆绑一根结实的粗木杠子，通常是用牲口套绳和它连接起来，有骡马的富户套骡马拽磨，速度是最快的了；一般农户就用自养的犍牛或母牛拽磨，也很悠闲，穷到连一条狗都养不起的人家，就只好发动全家大小上套，不是拽而是推着磨盘转动了。人说“拽犁推磨打土坯”是乡村农活里头三道最硬茬的活儿，通常都是那些膀宽腰圆的汉子才敢下手的，再就是那些穷得养不起牲口也请不起帮手的人，才自己出手硬撑死扛。年届六十二岁的李十三，现在把木杠抱在怀里，双臂从木杠下边倒勾上来反抓住木杠，那木杠就横在他

的胸腹交界的地方 身体自然前倾 双腿自然后蹬 这样才能使上力鼓上劲 把几百斤重的磨盘推动起来旋转起来。他的位置在磨杠的梢头一端 俗称外套 是最鼓得上力的位置 如果用双套牲口拽磨 这位置通常是套犍牛或二马子的。他的夫人贴着磨道的内套位置 把磨杠也是横夯在胸腹交界处 只是推磨的胳膊使力的架势略有差异 她的右手从磨杠上边弯过去 把木杠搂到怀里 左手时不时拨拉一下磨扇顶上的麦子 等得磨缝里研磨溜出的细碎的麦子在磨盘上成堆的时候 她就用小木簸箕揽了。离开磨道 走到箩柜跟前 揭开木盖 把磨碎的麦子倒入箩柜里的金丝箩子 再盖上木盖 然后扳动摇把儿 箩子就在箩柜里咣当咣当响起来 这是磨面这种农活的象征性声响。

“你也歇一下下儿。”

李十三听见夫人关爱的声音 瞅一眼摇着拐把的夫人的脸 那瘦削的肩膀摆动着。他抬起一只胳膊用袖头抹一抹额上脸上的汗水 不仅没有停歇下来 反倒哼唱起来了：“娘……的……儿——”一句戏词没唱完，似乎气都堵得拔不出来，便哑了声，喘着气，一个人推着磨扇缓缓地转动，又禁不住自嘲起来：“老婆子哎！你说我本该是当县官的材料，咋的就落脚到磨道里当牛作马使唤？还算不上个快马，连个骡牛也不抵……哎！怕是祖上先人把香插错了香炉……”

“命……”夫人停住摇把，从箩柜里取出箩子，把箩过的碎麦皮倒进斗里，几步走过来，又回到磨道里她的套路上，习惯性地抱住磨杠推起来，又重复一遍：“命。”

李十三似接似拒的口吻，沉吟一声：“命……”

李十三推着石磨。要把一斗麦子的面粉磨光箩尽，不知要转几百上

千个圈圈 称得“路漫漫其修远兮”了。他的求官之路 类如这磨道。他十九岁考中秀才 ,令家人喜不自禁 ,也令乡邻羡慕 ;二十年后的三十九岁省试里考中举人 ,虽说费时长了点儿 ,却在陕西全省排在前二十名 ,离北京的距离却近了 ,再苦读十三年后到五十二岁上 ,他拉着骡子驮着干粮满腹经纶进北京会试去了。此时嘉庆刚主政四年 ,由纪昀任主考官 ,录取完规定的正编名额后 ,又拟录了六十四名作为候补备用的人。李十三的名字在这个候补名单里。按嘉庆的考制 ,拟录的人按县级官制待遇 ,却不发饷银 ,只是虚名罢了。等得牛年马月有了县官空缺 ,点到你的名字上 ,就可以走马上任做实质性的县官领取县级官饷了。李十三深知这其中的空间很大很深 ,猫腻狗骚都使得上却看不见。恰是在对这个“拟录”等待的深度畏惧发生的时候 ,失望同时并生了 ,做官的欲望就在那一刻断灭。是他的性情使他发生了这个人生的重大转折 ,凭学识凭本事争不到手的光宗耀祖的官衔 ,拿银子换来就等于给祖坟上泼了狗尿。

他依着渭河北部高原民间流行的小戏碗碗腔的种种板路曲谱 ,写起戏本来。第一本名叫《春秋配》 ,交给田舍娃的皮影班社 ,得了田舍娃的好嗓子 ,也得了他双手绝巧的“耍杆子”的技艺 ,这个戏一炮打响 ,演遍了渭北的大村小庄……他现在迷在写戏的巨大兴趣之中 ,已有八本大戏两本小戏供那些皮影班社轮番演出……现在 ,他和夫人合抱一根木杠 ,在磨道里转圈圈 ,把田舍娃昨日晌午送来的麦子磨成白面 ,就不再操心锅里没面煮的事了……

“十三哥十三哥十三哥——”

田舍娃的叫声。昨日刚来过怎么又来了?田舍娃压抑着嗓门的连声呼叫还没落定 ,人已蹿进磨房喘着粗气。收住脚 ,与从磨道里转过来

的李十三面对面站着，整个一副惶恐失措的神色。未等李十三开口，田舍娃仍压低嗓门说：“哥呀不得了咧……”

李十三喘着气，却不问，他和夫人在自家磨道推磨子，闭着眼也推不到岔道上去，能有什么了不得的祸事呢！那一瞬，他甚至料定田舍娃是虚张声势。虚张声势夸大事态往往是这些皮影艺人的职业习性。

“哥呀！皇上派人抓你来咧……”

李十三嘿的一声不着意地轻淡地笑：“你也算是当了爸的人了，咋还说这些没根没影的话……”

田舍娃见李十三不信，当下急得失了色变了脸，双手击捶出很响的声音，像道戏曲白口一般急遽地叙说起来：“嘉庆爷派的差官已经到县上咧。我奶妈的三娃在县衙当伙夫，听到这事赶紧叫人把信儿传给我。我撂下饭碗赶紧跑过来给你透风报信。你还大咧咧地信不下……”

李十三打断田舍娃的话问：“说没说 I 犯了哪条王法？”

“‘淫词秽调’——”田舍娃说，“皇上爷亲口说你编的戏是‘淫词秽调’，如野草般疯长，已经传流到好多省去了。皇上爷很恼火，派专使到渭南，指名要‘提李十三进京’，还说连我这一帮演过你的戏的皮影客也不放手……”

田舍娃说着说着就自动打住口，哑了声。他叙述这个因由的过程，突出的眉棱下的两只燕尾形的眼睛一直紧盯着他亲爱的李十三哥，连扶着磨杠的嫂夫人一眼也顾不及看。他看着李十三由不信不屑不嗤的眼神脸色逐渐转换出现在这副吓人的神色，两眼瞪得一动不动一眨不眨，脸色由灰黄变成灰白，辨不清是气恨还是惧怕，倒吓得田舍娃不敢再往下说了。

李十三突然猛挺起身子，头往后一仰，又往前一倾，噢地叫了一声，从嘴里喷出一股血来。田舍娃眼见一道鲜亮如同朝阳的红光闪耀了一下，整个磨房弥漫起红色的光焰，又如同一条血的飞瀑，呼啸着爆响着飞溅出去，落在磨扇顶端已经磨碎的麦粒上，也泼洒在琢刻着石棱的磨扇上。磨盘上堆积着的尚未收揽的碎麦麸顷刻间也染红了，田舍娃噢呀惊叫一声，吓愣了。

李十三又挺起胸来，头先往后一仰，即刻再往前用力一倾，又一道血的光焰血的飞瀑喷洒出去，随之横跌在磨盘上，一只手垂下来。

田舍娃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突然灵动过来，一把抱起李十三，轻轻地摆平仰躺在地上。夫人也早吓蒙了，忙蹲下身为李十三抚胸搓背，连声呼叫：“你不能走呀你甭走呀……”随之掐住了丈夫的鼻根。

许久，李十三终于睁开眼睛了，顺手拨开了夫人掐着他鼻根的手。稍停半刻，他两手撑地要坐起来。夫人和田舍娃急忙从两边帮扶着。李十三坐起来。田舍娃这时才哭出声来。夫人也哭了。

李十三舒了口气，看着田舍娃说：“你咋不跑还在这儿？”

“你是这样子，我咋跑呀！”田舍娃说，“让人家把咱俩一块提走，我好招呼着你。”

李十三摇摇头：“咱俩得跑。”

田舍娃忙接上说：“就等你这句话哩，快走。”

李十三站起来，走了两步试了试腿脚，还可以走动，便对夫人说：“你也甭操心了。你操心也是白操——皇上要我的命，你还能挡住？挡不住咯。我要是命大能跑脱，会捎话给你，会来取戏本的——这本戏刚写到热闹的当当儿，你给我藏好。”

两人装出无什么要紧事的做派，走出门，走过村巷，还和村人打着礼仪性的招呼。村人乡党打问今晚在哪个村子摆场子，舍娃说在北原上很远很远的的一个寨子。乡党直惋叹太远太远了。两人出了村子，两人又从出村的这条宽敞的土路拐上一条一步多宽的岔路，两边是高过人头的包谷苗子。隐入无边无际的包谷绿秆之中，似乎有一种被遮蔽的安全感。两人不约而同又拐上一条岔道。岔道上铺满青草，泛着一缕缕薄荷的清香。两人又蹠过水渠，清凌凌的水已经没有诗意了，渠沿上的白杨也没有诗意了。这渠水和这白杨是最容易诱发诗意的景致，他每一次踏过渠上的木桥或直接蹠过这水渠的时候，都忍不住驻足品味，都忍不住撩起水来洗一把脸。现在只有奔逃的恹惶和恐惧了。李十三在用力跳过渠的时候，有一阵晕眩，眼睛黑了一瞬，驻足的同时又吐出一口血来。稍作缓息，田舍娃搀扶着他继续走着。两边依旧是密不透风的包谷秆子，青幽幽闷腾腾的田野。走到这条小路的尽头，遇到一道土埂，分成又一个岔口。李十三站住脚：“咱俩该分手了。”

田舍娃愣了一下，头连着摇：“分手？谁跟谁分手？我跟你分手？我死都跟你不分手。”

李十三说：“咱俩总不能傻到让人家一搭儿抓了，再一窝端了一锅蒸了嘛！留下一个会唱会耍竿竿儿的（支撑皮影的竹竿）人嘛！”

“不成不成不成！”田舍娃的头摇得更欢了，“耍竿竿儿的人多，死了，我还有那一大帮伙计，会编戏的只是你十三哥——死谁都不能死你。”

“是这样嘛——”李十三说，“咱俩谁都不该死。咱俩谁都不死当然顶好咧！现时死临头了，咱俩分开跑，逃过一个算一个，逃过两个更好。千万不能一锅给人家煮了蒸了。”